被访人：张志华，男，1946年生，沈阳市法库县獾子洞村

采访人：林涛

采访时间：2010年8月

采访地点：张志华家中

采访时长：三段视频：11分35秒，11分24秒及9分38秒。

采访原文抄录：

张：头一次世界大战是彭德怀领的，完了和金日成说的，抗美援朝是为了保护咱们中国的丹东，那不是把北朝鲜打败，完了头一批军队是彭德怀去的，彭德怀率领大军去了以后把地形看好了， 完了跟金日成说了，那阵金日成还不是总统呢，是首相还是啥的，跟他说，金首相啊，你把平壤保住，完了平壤东边一个地方我画个图，兜后路，在一星期内，我就可以把美国的这些兵给退下去。金日成说，行，我一个平然还保不住么？平壤不就是现在北朝鲜的首都吗？完了结果南朝鲜和美国合资，一下子把金日成给打败了，平壤没保住，完了彭德怀又被包角包里头，那不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都死在战场了嘛？

林：你叫什么名儿？

张：我叫张志华。

林：今年多大岁数？

张：今年64了。这不是60年吗？完了彭德怀败了，到平壤跟金日成见面，狠狠地给金日成一个大嘴巴，说：“你把我都磕碜坏了。 你说你保住了我才派兵，完了毛主席儿子也没了。”完了第二次才把林彪派去。林彪一看说咱们武器不行，跟苏联借的武器，卡车大炮啥的，一下子把美国给打败了。完了49年成立中国人民共和国，和斯大林友好，53年斯大林没了，56年赫鲁晓夫上台，之后就要军火，要军火是59年下半年，60年初期。完了你给不给？不给行，赫鲁晓夫提出来了，你们中国就把华罗庚一个人给我们就行，剩下的那批债务都免。完了周总理不干，说我们紧紧肚皮就还你。完了60年就挨饿了，最萎靡的时候是60年冬天的时候，一天给的粮食一两都没到，正是干活的时候，十八岁，一天就七钱，二十几个苞米粒儿，一共吃了半个月，那半个月饿死了。那个冬天獾子洞一天得抬出去十多口。死的人到后面都抬不动了，挖那坑都挖不动。我是亲眼见到的。60年下地，还没下雪，捡干的野菜。饿到啥程度？苞米秧子、地瓜秧子都是饲料，人都拿来吃。那苞米秧子咋整啊？搞石头磨拉，就像臭豆腐过包一样，完了加生石灰一起和，完了掺点苞米面贴饽饽吃。人吃了受不了。

林：那年你十四是吧？

张：我十四。

林：家里那时候几口人？

张：家里那阵我们家连我爷爷那边九口人。

林：那那时候咋过呀？

张：人就那样挨饿，还是该团结团结。你看我叔叔，我婶婶，我父亲早去世了，完了我母亲在加上我们哥俩，连我爷爷，九口人。挨饿的时候大家去挖野菜回家煮，大家都在一块吃。61年春天也是挨饿，一直到61年苞米下来了才好了。后来一口人还分二分自留地，人们都种菜种苞米，到秋天都有吃的了。60年看青到啥程度呀？

林：看青是什么？

张：庄稼不要熟了吗，那得找人看着，那是护青的。那护青的，东边老牛家，牛虎华（音）他爹啊，那时候家里小孩多，五口人，他去收苞米，在家烧苞米这不是出味儿了吗？那看青的来了，到屋里把这锅里的苞米捞着捞着都拿大队去了，完了把他拉大队去了，上去给两个大嘴巴，顺着嘴丫子淌血。

林：是不是说你自己动手做饭不行？

张：不是动手做饭，你不偷人家的吗？谁个人有苞米啊？那不是偷了去了犯法吗？玩了这嘴丫子都打破了，党支部书记过来，把这护青的推一边去，说你把他打死你怎么整？他偷点东西咱教育教育让他别偷了就得了呗。完了这看青的好后悔呢。60年挨饿那是真的，60年春天还都是在生产队吃饭呢，那叫大食堂，一个人就这么大小饽饽，完了吃完了就吃咸菜，吃完咸菜他不渴？喝水。结果把那脸膀的，那都不像样了。后来你姥姥她爹，成分高，是地主啥的，在生产队受气啊，那老头老太太那脸都膀得不 老太太就这么过来了。那阵那成分高的，可遭了。

第二段视频

林：刚才听你说还有河北河南过来的？

张：他们是那样说，咱们也不知道是真实情况还是假的，说的是这样，咱顾虑啥呢？顾虑他造假，好让我们多照顾照顾他，多给他点粮食。他们说的那个苦的直掉眼泪。那时我14岁，跟在后头拔苗，我大力的活儿干不了，跟在那个女的后面拔苗，她姓樊，那时候她的小丫头只有六岁。待了多长时间呢？种地来的，到了秋收的时候家里不知道是丈夫还是啥的把她又找回去了。那时候挨饿，河北那儿的跑到咱这疙瘩来，咱也收留，你干活快也给你饭，完了吧，咱这地方收留河北的，咱这地方的人跑到北边黑龙江去，黑龙江也收留咱们。60年挨饿那阵黑龙江有部分地区不挨饿，黑龙江省集贤县，那地方产小麦，产土豆，那地方不挨饿。计划生育的时候我还到北边产草的地方……

林：那时候饿死不少人吧？

张：那是。我64岁，我经历过的凡是带0的年都多灾多难，50年我3岁，50年抗美援朝。我听我们老社员长辈说，抗美援朝他有去，他是二道火线抬担架，他说跟彭德怀指挥打那回，跟李承晚打得江上一层血，完了后来败了往回撤退，撤退完了也不知道哪个县，有的人就跑到内部去叫人给抓了，人见了道就跑，还有人指挥。我们那生产队有三个抗美援朝的，他们在三八线跟前，打仗的时候你怕也不行。你说挨饿这事儿吧，那时啊谁也顾不了谁。

林：听说还有两口子分家的？

张：那个凤生（音）你知道吧？那年她五岁还不知道是六岁，就是她大姐照顾她啊，老头老太太拿着生产队的饭票，一天就是五两粮食，一顿就二两半，他们拿这二两饭票打饽饽去，后来那饭票一星期发几斤。完了到后边不没了吗？没有吃的了就坐在生产队大院哇哇哭。完了她大姐说：“别哭了，下回大姐把饭票给你吧。”一天给半斤，她一天吃一斤，这一星期的量吃三天半就没了。……（此处省去闲聊）在那个社会那可真敢人吃人呢。我大哥那年十八，上生产队干活手不离棒，一天得给生产队上地里捡点烂草，好喂牲口，那你也得干，不敢不行。61年春天有的地儿挨饿，捡野菜有草药不知道，结果药死的，还有吃那蛤蟆药死的，多灾多难的。南边有个村，那边有碱地，人们吃东西一下吃中毒了，那边一个村有三十多户，有四五十人都中毒了。后来把沈阳的大夫都请来了，抢救了好多天，反正死的也不多。还有吃羊蹄叶，就是所说的大黄根，有吃那个中毒的。

林：咋啥都吃呢？

张：就山上啊，凡是长出来的玩意儿啊都吃。那不吃吃啥呀？杨树叶子，草根树皮都吃完了，就那榆树啊，这么高的小榆树啊都吃，到家剁剁就上碾子压去了，压完了晒那面，完了就吃，那榆树还挺好的，杨树叶子和柳树叶子那可苦了。

林：柳树叶子多苦啊。

张：地里那野菜，一股怪味，那咋不吃？还有过去那叫双不溜，炸出来那水的颜色啊，像中毒一样。

第三段视频

张：有人在地里整那甜菜叶子，回家砸吧砸吧，他家那小孩也不大，看那孩子挺饿的，他有个小鸡，就把那鸡下的鸡蛋，再搞点甜菜叶子给孩子吃， 那孩子可乐坏了，有个鸡蛋，完了吃完了就死了。食物中毒。

林：甜菜和鸡蛋不行？

张：甜菜锅里煮鸡蛋煮不了，那得药死了。

林：吃完就死了？

张：对，吃完就死了。还有啥食物中毒？就咱那葱，你要是蘸蜂蜜吃，吃完就完。柿子和螃蟹一起吃？也不行。就河里那个鱼啊，还有有毒的。就我们南边有死鱼河，那吃多了中毒。

林：当时不光饿死，还有毒死的呐？

张：有！地里那蒲黄你见过吗？就是水里长的。

林：不知道，什么样啊？

张：那长得得有差不多房高，就是那蒲草，过去有编蒲草垫子铺床的。那个一开花那么长，像面似的，可以拿回家吃。有个老马，马友山（音），有五个孩子，四个小子一个姑娘，老头拿那个蒲黄加点面贴饽饽，把老太太吃的大出血死了，吃完也没过半天就死了。

林：那怎么了？

张：中毒了呗，那不是有药性嘛？完了东边老高风湿，他干不了活，他也弄了点蒲黄，也贴饽饽吃，吃来吃去把那风湿病给吃没了，人家没死。

林：都是60年的事儿？刚挨饿那年？

张：对。下边老高有一个妹子，她老爹看孩子挨饿，抓了点蛤蟆，吃完了就死了，才五岁。别的我们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村南边陈义德他爷爷死的时候说：“湘玉啊，你再给爸爸做点小米粥吧。”儿子哭了，说：“爹啊，我上哪儿整啊？”

林：说完了就饿死了？

张：没有，饿是不会马上就死的，后来慢慢饿死的。牛丰田他爷爷，那身体非常好，那年七十多岁，干活很利索，就是因为长时间挨饿， 晚上睡觉第二天早晨就死了，死了之后牛丰田他爹还不知道呢，喊：“爹起床喝点糊糊吧。”却不见动静，一动脑袋他妈的身体都跟着动弹，尸体都硬了。死在春节前一天，连棺材都没有啊，就是过去装豆油的大木头箱子，把尸体装上了，连死时候穿的衣服都没有，都穿的自己的破棉衣裤啊，那么去世的啊。完了用手推车拉走到大沟嘴那地方，那我可眼看着呢，然后埋到南山了。埋完了等以后老牛头死的时候连他爹的坟都没找着，操他妈的。你要不信的话就去问牛丰田，牛丰田知道他爷爷饿死，那年他都十七八了。现在这孩子啊，那天我那俩外孙整那方便面整一炕，都浪费了，我说：“孩子啊，60年的时候姥爷掉了一点糊糊渣啊，还得是掺菜的啊，都得捡起来扔嘴里头，你们叫是没赶上那时候啊。姥爷那时候吃地瓜秧子，吃蒲草。”“那咋吃啊？”我说你不相信你们去问问别人。这俩孩子真去问潘振华了，说：“我姥爷说以前吃地瓜秧，吃苞米秧子，吃蒲草，那咋吃啊？”完了潘振华说了：“外孙啊，你姥爷咋说这个呢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把方便面整炕上了，姥爷说我们了。”潘振华说：“嘿，那时候这还算好的呢，那时候那个青砖，还有磨砖面吃那个的呢！”

林：这干脆就不是吃的东西啊。

张：我听不知道谁说的，说磨成面吃。我说那个苞米秧子磨成面，掺点生石灰，吃的人都受不了。